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七

八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三百十八

子部

困學紀聞卷七

宋 王應麟 撰

公羊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為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
不計功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

得綱領之正嘗考公羊氏之傳所謂識緯之文與黜
周王魯之說非公羊之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
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

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筆談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即位纂例隱
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得於何書
鹽石新論以為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當作平
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時記錄之誤安定謂平
王東遷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春秋不始
於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絕之猶有所待焉歷孝踰惠
莫能中興於是絕之所以始于隱公也

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
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
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引大夫
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顛之可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
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對乃
引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其謬甚矣

左氏載曹劌問戰諫觀社藹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
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此戰國之風

春秋初未有此習也

穀梁柯盟曹劇公羊作曹子然則沫即劇也若據按盧六以

曰索隱云沫宜音劇沫劇聲相近而字異耳

此游士之虛語而燕丹之用

荆軻欲以齊桓待秦政不亦愚乎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漢武用此義伐匈奴

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為非然朱子序戊午

若據按高宗紹興八

年 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

必報之讎吁何止百世哉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

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
功於聖經

以祭仲廢君為行權范甯已譏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
之志則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綝桓溫之徒也
其可褒乎

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謂前則致王世子于首
止今又致宰周公于葵丘其心盈亦甚矣穀梁以為
美非美也孟子以為盛有激而云

以衛石惡為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乎又以

仲孫何忌為譏二名新莽之制其出于此歟東漢之

士猶無二名者

若璩按野客叢書後漢傳如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

卿郭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為二名者安得謂絕無第尚沿王莽之禁寥寥耳

用致夫人公羊以為姜氏譏以妾為妻也董仲舒謂成

風先儒取之仲舒說經蓋不泥於公羊也晉江彪曰

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曾謂周禮在魯其臣無一

江彪乎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蓺城也注云若
今以草衣城是也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為宋仲幾亡
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顏注云衰城謂以差次受功
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

受功蓺字當從漢志作衰

音初為反
衰差也

與左氏合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

若璩按見
隱五年

化我

按桓

六年行過無禮謂之
化則我字非齊語

樵之

按見桓
七年

漱浣

按見莊三
十一年

荀

將

按文十五年齊魯名竹
筏曰荀不與下將字連

踊為

按僖十年踊豫也
不與下為字連

詐

戰按僖三十三年詐卒也不與下戰字連

往黨

按文十三年黨所也不與上往字連

往殆

按襄五年殆疑不與上往字連

于諸

按見哀六年

累

按見桓二年

悵

按見桓五年

如

按見隱元年

昉

按見隱二年

梧

按見成二年

胷

按見莊十二年

之類是也鄭

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麴麩曰媒按見媒氏疾為

戚

按見考工記

麋為獐

按見畫繪

漚曰淩

按見慌氏

椎為終葵

按玉人當

作終葵為椎

手足擊為散

按見弓人

全菹為芋

按見士喪禮

祭為墮

按見士虞禮

題肩謂擊征

按見月令

滑曰瀧

按見內則

相絞訐為掉

磬

按見內則無髮為禿楬

按見明堂位

糠為相

按見樂記

殷聲如衣

按見中庸 祈之言是

按見緇衣

之類是也方言之異如此則書

之誥誓其可彊通哉

若據按王氏引何休註為齊語者已見上矣猶有遺者莊四年

怒莊二十年齊莊二十四年僂莊二十八年伐又伐宣八年廢宣十八年墀昭二十一年因諸皆齊人語

也 三禮註遺者尤多司尊彝云獻讀為摩莎之莎

齊語又云齊人命浩酒曰滌圉師云齊人言鉄榘之

榘 蝸氏云曰齊魯間謂畫為蝸考工記云齊人之言

終古猶言常也廬人云齊人謂柯斧柄為裨士冠禮

云齊人名蒨為棘韜聘禮云萊陽之間刈稻聚把有

名為筥者檀弓云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間語助也

禮器云齊人所善曰麾內則云齊人呼佩巾為紛又

云紀莒之間名諸為濫又云東海鱈魚有骨名乙在

目旁樂記云齊語稱裂為殳雜記云齊人呼卷為武

喪大記云齊人謂棺束為緘繩緇衣云資當為至齊

魯之語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己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公羊子之言天理民彝之正也左氏以為禮以為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於外內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左杜而忘諸乎

杜預在晉議太子之服謂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司馬公以為巧飾經傳以附人情

預但知春秋衰世之禮而未知先王制禮之本

也公羊長於左氏此其一端也

穀梁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孝經

序襲其語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近京師。
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徙新
鄭。在今河南。其地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
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正中冀州曰中土。

若璩

按陸形訓少室太室在冀州。秦族訓周既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又中土高誘注曰冀州皆足為證。

秦自殽之敗。即楚見呂相絕秦。故穀梁曰秦之為狄。自

穀之戰始止齋曰楚之霸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

為楚役

若據按僖二十五年秦囚楚申公闞克以歸三十三年有穀之敗使闞克歸楚求成此秦

楚修好之

始事也

伯宗攘輦者之善穀梁子非之董公遮說漢王趙涉遮說條侯繫天下興亡安危之大幾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所氏見于史者漢有所忠

食貨

郊祀志石慶司馬相如傳

後漢有所輔

獨行劉茂傳

風俗通所姓宋大

夫華所事之後魯有所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駭翬
挾柔溺宛先儒謂大夫未壽命於天子不氏則俠之
氏為所非也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
傳於二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
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
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
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臧榮緒以

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

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

若璩按王

氏後宋景濂有孔子生卒歲月辨一篇生主公穀歲
己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則七十四年與歷所傳
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辭雖辨實不通歷法近黃太
沖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
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胎
合余亦推以歷歎為定論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贈侯國不共貢職而使石
尚歸賑經書天王以是始終蓋傷周而歎魯也穀梁
謂石尚欲書春秋曾是以為禮乎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蓋杜預
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汨經唯甯之學最善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
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
義因穀梁之文為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
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
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

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

某或作么出穀梁注鄧么地

穀梁子或以為名赤或以為名俶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子為秦孝

公時人然不可考

漢書但云魯學若據按名赤見風俗通名俶字元始見阮孝緒世

錄趙氏損益義云然
盧六以云宜補入

論語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
 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
 也曰柳子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
 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常
 有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
 雜說之謬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

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

之矣荀子云有子惡臥而焮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為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彊識好古道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

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
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
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記
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
欲去喪之踊孺子躓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
以為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為是

若璩按嘗讀此條
因悟有若不可屈

兩廡當於廟庭上廣而為十二哲德行有三人焉閔
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亦三人焉宰我子貢有若政
事亦三人焉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亦三人焉子游
子夏子張或曰公西華政事之才實並由求既聞命

矣而子張之列文學也何居余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皆孟子言也前以孟子斷并有若則此以孟子斷屬文學於子張也何疑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張包周等並為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馬宅兮匪義迹其馬追注引論語里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

以擇為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為擇而謂里為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為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商為起予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注取之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

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若瓌按此尤與子

夏齊有天下選於衆舉臯
陶不言錯四凶引證合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雖
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日
至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
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時無百年
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乎
邵子之言
見觀物篇
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
恐學者流於異端也

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
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績傳
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
亦以棖為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
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
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
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棠今
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

若據按直至明嘉靖九年始存棖去黨以合論

語 末行申棠
元板作申堂

甘羅曰項橐七歲為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
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隸釋載逢盛
碑以為后橐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注疏無之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大師之名大師摯適齊孔安國
以為魯哀公時人康成以為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
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摯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
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大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

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者大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為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從孔安國注

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龜山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朱文公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引黃帝書即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致堂曰仲尼問禮或以證舊聞或以絕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荅之際有啓發非以為師也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

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

鹿邑屬亳

縣 若據按宋地理志亳縣當作亳州

不舎晝夜釋文舎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
洪引顏師古曰舎止息也屋舎次舎皆此義論語不
舎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
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同
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

不周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為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為後自本而末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言而召五胡之禍一言之喪邦也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馮裴晉公淮西賓佐李

宗閔與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尹和靜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

以忠東澗

若璩按東澗湯漢號

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

本義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顏子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緇也側基反而釋文以

鄭為下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疏古緇

紂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多誤為

純周禮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為聲

釋文純側其反依字

從糸才詩行露箋紂帛釋文云紂音緇依字系旁才後人

以才為屯因作純又丰詩箋云士妻紂衣儀禮純衣釋文無音亦非也集解純絲也取說文

君子不以紺緇飾孔氏注一入曰緇石林云考工記三

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緇在纁緇之間爾雅一

入為纁禮練衣黃裏纁緣練冠麻衣纁緣蓋孔氏誤

以緇為縗則緇不可為近喪服集註謂緇絳色以飾

練服亦用孔注

正義曰一入為緇未知出何書又云三年練以緇飾衣似讀緇為縗當以

石林之說為正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玄永次五云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
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
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

與太極圖說同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
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
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
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

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為第三桓為第六以所作為先後以此考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為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

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
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
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
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
若無信此即葉公所云也

致堂曰直躬猶曰正己而
呂氏春秋以為人姓名妄

也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駮以馳
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

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可以發明無所用心之戒

言無

所用心之害非以博奕為賢也讀此章者當以韋昭之論陶侃之言參觀

曹操祭橋玄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謂

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與女俱不如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舒春秋

繁露

謂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

周書武寤篇

若璩按當作和寤解

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晉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

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興周之言攷之當在文武

時

若璩按楊升菴以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為即仲忽命南宮百達遷九鼎即伯達君奭

有若南宮括即伯适則八士者南宮氏也康成註成王時人者近之亦一解 魏書靈徵志高祖延興三

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後山叢談郊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較八士更多三乳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為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為穆伯之

子以惠叔為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

致堂取蘇說而不辨

其誤 若璩按穆伯即公孫敖乃孟獻子之祖獻子父文伯名穀叔服所謂穀也食子者惠叔名難公孫教次子叔服所謂難也收子者至惠伯為叔仲氏父公孫茲祖叔牙與惠叔係從祖昆弟小功服非一人

也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

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

孔墨並稱始於戰國

之士其流及於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

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介之

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

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

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少陽篇

未詳何書

真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

之父名初字子朝

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為伯叔之謚彼

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為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沮溺荷蓑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

其類然唯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鵠之
高翔玉雪之不汙眎世俗殉利亡恥饕榮苟得者猶
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為中庸而逸民清士
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呂氏春秋云子路揜雉得而復釋之蓋因子路共之而
為此說朱文公集注引晁劉兩說共字當為共執之
義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

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玉無咎之說

陸務觀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
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
也

為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

五峯謂此說是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
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
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

用樂記區
萌字音勾

朱文公曰

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如此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為
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為孔
子

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齊人
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可見其有勇也

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
西山當以隴西為是石曼卿詩曰恥生湯武干戈日

寧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嘗攷之曾子書以為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人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謂首陽在蒲為得其實

澮水名左氏所謂汾澮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為學之有本荀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也亦亞於孔孟矣於此見格物之學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繫

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已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已省察如此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經謂詩書

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見弓以為蛇見寢石以為伏虎視汨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莠蒿莫辨心惑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

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自察季通釋其義曰老子
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
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
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
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
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

乙酉二月夢前
宰輔以太學所

上書求余跋語夢中作此寤而識之若璩按乙酉
為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宋亡已九載猶感夢如是

與韋孟夢爭
王室何異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
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見春秋正

義

集解不取集
注用鄭說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史記正
義蘇州南五里有澹臺湖儒林傳澹臺子羽居楚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為邱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
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

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餐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雖與論語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也

攷左氏傳邱叔孫之邑也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素安任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

矣於從政乎何有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朱子以無垢

若璩按無垢張九成號

為雜學論語集注獨取審富

貴安貧賤之語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鳶飛戾

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葉仲圭曰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哉昏與明
異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云
諷於舞雩之下愚以風為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

從舊說

愚下何校
本有謂字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

王元澤

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

效上也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

商君傳

集注蘧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按左氏傳甯殖當為甯喜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

若據按孫叔敖為令尹於楚莊王十六年

癸亥後七年莊王即卒叔敖死莊王時必無三相三去之事

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丘足以為史而不足以為師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皆未詳所出家語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

蘧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禮殿圖有之而唐宋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縣亶字子象史記索隱以為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人與

若璩按檀

弓明著縣子
之名曰瑣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按
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

雜也

非以狂
狷為譏

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無所
偏倚世之通儻不泥者纔足謂之無不可爾馬援以

此稱高帝亦稔於常談

若璩按元稹亦稱杜子
美詩為無可無不可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簣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心

論政則曰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蓋即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

生之信
非信也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

釋文

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為南蒯以傳考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

三其說鑿而不通矣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

若據按五當作七

記必為之

事也其傳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著必然
之理也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

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是以戰國說客

視子貢也又列于貨殖傳以論語一言而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貨殖何足以

疵之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
則為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為好學所問曰為仁曰為邦成已成物體
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即詩常棣篇孔子
刪而不取恐誤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

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孝經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考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五家

而無虞翻注

有虞樂佑東晉處士也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晁子止謂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

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
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
成於子思之手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沖上其父說文曰
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
荆公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晁子止讀書志乃
謂介甫阿其所好蓋子止守景迂之學以孟子為疑

非篤論也朱文公於孟子集注取荆公之說

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言之不通也五字為經文古今文皆無朱文公集所載

刊誤亦無之

近世所傳刊誤以五字入經文非也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之說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

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與孝經稍異

彭忠肅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哀集格言為五致錄司馬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書本於此

若璩按忠肅名龜年字子壽清江人嘗從朱子質疑五致錄見宋史本傳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閨門篇為世所疑鄭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錄不

載通儒皆驗其非開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以奪二

家然尚不知鄭氏之為小同

若璩按鄭氏乃小同注孝經非康成也說頗有

徵

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

慈湖蒙齋

謂古孝字只是學字愚按古文韻學字古老子作

彖教字郭昭卿字指作彖

若璩按蒙齋袁甫號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曰賢者
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山甫皆曰小心

翼翼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

見東漢韋彪傳注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愚謂梁元帝之萬卷不如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學也

范太史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真文忠公勸孝文曰侍郎王公

蓋梅溪也

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

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

嚴父莫大於配天神宗聖訓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

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

自唐代宗用杜

鴻漸等議明堂以考肅宗配上
帝一時誤禮非祀無豐昵之義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
極未為孝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易簣得正猶在
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

困學紀聞卷七